

岁月如墨

## 父亲去南方

●刘利元

四季话语

红棉灼灼  
暖我故乡

●黄美卿

在我们村门口，静静伫立着两棵苍劲的木棉花。它们不与繁花争艳，不与佳木争宠，只稳稳扎根在村口的土地上，守着寒来暑往的岁月，成了我们心中最熟悉、最亲切的风景。每当枝头绽放出一朵朵火红的木棉花，乡亲们便知晓：花开春暖，日子也要暖起来了。

木棉花长得高大挺拔，枝干如铁铸般苍劲有力，像两位沉默忠诚的守护者，默默守护着整个村庄。它们没有杨柳的轻柔妩媚，没有桃树的娇俏多姿，却自有一身顶天立地的风骨。寒冬尚未褪尽，别家树木还在酣眠，木棉花已悄悄蓄力；它们抖落满身风霜，挺直硬朗的枝干，在春风里孕育希望；它们昂起倔强的枝头，在清冷的晨光中，静待一场轰轰烈烈的绽放。

没过多久，饱满的花苞便缀满枝头，紧紧簇拥着，像一团团蓄势待发的火焰。春风一吹，花苞便醒了；春雨一洒，花苞便笑了；春光一照，花苞便开了。没有绿叶衬托，木棉花却开得热烈、开得坦荡、开得酣畅淋漓。一朵朵鲜红似火，明艳如霞，高高绽放在枝头，瞬间点亮了沉寂一冬的村口，连空气里都飘着滚烫的暖意。

木棉花开，乡亲们就知道，春天真的来了。春风拂过村庄，木棉花在枝头轻轻摇曳，好像在与来往的村民点头问好；阳光洒落，花瓣折射出耀眼的光，仿佛把整个春天的温暖都捧到了我们眼前；清风掠过，花瓣微微颤动，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温柔。远远望去，满树火红如云似霞，热烈得不加掩饰，灿烂得动人心弦。它们不娇柔，不造作，开得坦荡，落得干脆，用最热烈的姿态，宣告春天的到来。

木棉花开的日子，是全村人的欢喜时光。年轻人举着手机，定格下这抹耀眼的红，分享给远方的人；老人们在树下驻足仰望，脸上荡漾着温和的笑容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木棉花开，年景顺，日子暖，人心安。”阳光透过花枝的缝隙，洒在老人的白发上，温柔而安详。孩子们围着木棉树奔跑嬉闹，仰着小脸凝望满树红火，盼着风吹花落，小心翼翼地捡起落在地上的木棉花，视作春天最珍贵的礼物。

村里的婆婆们，最是偏爱这木棉花。风起时，花朵簌簌飘落，装点着柔软的草地。傍晚时分，婆婆们便提着竹篮，慢悠悠地走到树下，轻轻拾起一朵朵完整的落花。她们拾起的不只是一朵花，更是一捧鲜活的春光，一份浓厚的乡情。婆婆们从不会随意丢弃，而是细心收好，带回自家果园，把木棉花浅浅埋在果树根旁。老人们说，木棉花性凉祛湿，自带药性，埋进土里既能滋养土地，肥沃果树，又能驱散害虫，催来硕果。一朵花从枝头落下，化作滋养新生的养分；一段春从枝头走远，藏进果园的枝繁叶茂里；一份温柔从掌心传递，默默滋养着一方乡土。这便是木棉最实在、最动人的温柔。

曾经的村口，还换着一方让人皱眉的臭水塘，与这两棵坚韧的木棉树默默相伴了多年。这些年，“百千万工程”的春风吹进了我们乡村，臭水塘变身化作了一座美丽的公园。公园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，铺上了蜿蜒的石阶路，成了村民们休闲散步的好去处。如今，木棉树伫立在公园旁，花开时节，火红的花影与满园春色相映成趣，成了村里最亮眼的一景。

春天到了，公园内百花争奇斗艳，木棉花依旧开得独立而自豪。它不与群芳争艳，却以一身火红点亮春天；它不与繁花比美，却以一身风骨，成了乡村最鲜明的标志；它不与暖风争柔，却以一身担当，守护着村口的烟火人间。花开时热烈奔放，花落时干脆利落，像极了我们村里人朴实、坦荡、向上的性格，也像极了那些默默拾花、滋养果园的婆婆，低调却温暖，平凡却珍贵。

每当走过村门口，望见满树火红的木棉花，我的心里便涌起一股股踏实的温暖。这一树繁花，开在枝头，美在眼底，暖在心间。它见证着乡村的变迁，陪伴着一代又一代村民成长；它从寒冬中苏醒，在春风里绽放，把希望与温暖带给每一个人；它用一树热烈的红告诉我们，无论岁月如何流转，春天总会如期而至，美好总会在不经意间悄然到来。

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(仅限本地作者):  
kf3502669@126.com  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,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间,应该有一个白天和半个晚上。父亲说,一行人先去了广州动物园,里面有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。具体看到了些什么,父亲也说不清楚。只是记得有象,好大好重。不知谁说了一句,深圳距离广州不远,要不要去看看。在大家都说要去的时候,带队的乡干部说,去深圳得有边防证,咱们出门时没办。过去好多年,父亲说起这件事儿来,还是满脸遗憾。昏黄时分,一行人到广州火车站等候。这个时候,又发生了两件事儿。一是吃蜜瓜,几个人在火车站广场看到一个卖蜜瓜的,标价3毛,以为像后套一样便宜,可能是一颗3毛。再加上多日赶路,除了喝凉水吃干粮之外,再没吃过别的东西,于是放开肚皮,大快朵颐。不想吃完结账,是按牙儿收费。其中有吃10牙儿的,掏了3块钱。恨恨地说,在村里够买一麻袋了。第二件,是父亲的秘密。经过西安的丢人事件,领队再三嘱咐,一定不能擅自走动。可是父亲还是开溜了。私自外出,不是父亲的主意。邻村的一位村长不知听谁讲过,说广州火车站跟前有几只羊呢!父亲听了,也动了心,想看看南方的羊,究竟和北方的有什么不同。于是,二人趁上厕所的工夫,偷偷地跑了出去。说来一座山坡上,看到几只石羊。在这里,有个很大的误会。阴山山脉里有一种叫“岩羊”的野生动物,当地人叫“石羊”。他们以为,在遥远的南方,也有那种在山崖上灵活跳跃的野羊。

2008年底,父亲来广东看望我,我带他参观越秀公园,才知道他当年讲的“石羊”,其实是五羊雕塑。冬日的阳光依然猛烈,上山下山,我满身汗水。我问父亲,你们当年来广州不觉得热吗?父亲说,个个感觉新奇,不觉得热。我又问父亲,你当时穿着什么衣服?父亲说,咱们那里得穿厚衣服了,乡政府的人说南方很热,让我们尽量穿薄些,我里外穿了两层衣服。我知道,父亲除了随身的衣服外,再没

带别的东西。九、十月间的广州,那帮人会怎样的大汗淋漓,就不得而知了。

广州之后,一路站到杭州。杭州之后,一路站到上海。在上海,住了一晚,参观了南京路、黄浦江。整个行程20多天,一行人只住宿过两个晚上。

上海之后,一路站到北京。从北京再西行,人不多了,买到了座位票,一行人兴高采烈地坐火车回到临河,然后循着来时的路,坐班车回家。

## 三

父亲带着无上荣光回到村里。先是犒劳三舅。说在杭州西湖路边,看到有卖皮夹克(其实是人造革制作的),买了3件,三舅、我、弟弟,每人一件。三舅穿着皮夹克,几乎不往下脱,好多年后都完好无损。而我和弟弟的皮夹克,在父亲回家的当晚,就被老鼠咬坏了。具体是这么回事儿,我和弟弟穿着皮夹克到姥姥家显摆,当晚和三舅一起睡在炕上。不承想,把吃剩的馍放在兜兜里了。夜半时分,老鼠闻着味儿来偷吃,把放在炕沿上的皮夹克咬出好几个洞。天亮发现刚刚上身的皮夹克被咬成这样,我和弟弟嚎啕大哭。为了给我们消气,三舅传授了一个绝招,晚上睡觉前,在地上用炒熟的瓜子斜支起好多块砖头,夜晚老鼠闻到香味儿,嘴一碰瓜子,砖头就倒地了,于是“啪”的一声被打死。

再是犒劳母亲。从一个印有“杭州西湖”字样的旅行包里,掏出两块青绿色的布料,说是绸缎,也是在西湖路边买的。本来要母亲缝被面儿,可是母亲舍不得。家里来人了,就从柜子里取出来,拿给人家看看。没人的时候,母亲也会打开柜子,用手摸摸,再把柜子锁上。一直到我结婚,这两块布料才正式投入使用,缝了妆新铺盖。

再是犒劳村里的孩子们。父亲带回一种



《红棉向阳开》乐哥 摄

## 诗歌

## 那时

●艾建桥

那时我们背着帆布做的书包  
装上三四本书  
穿田野,淌小河  
就可以一路探寻春天

那时我们经常陪父母下地干活  
口袋里揣满了田野的风景

那时我们跳皮筋,踢毽子,玩“老鹰抓小鸡”  
欢声笑语  
追逐地上滚动的铁环

那时,乡下人是朴素的  
如夜空闪烁的萤火

如今,时光裂出的两座山头  
需连接一条温情的铁索  
借春风引渡

## 心灯漫笔

## 重回上川 拾回童年

●伍爱军

咸湿的海风裹着岛礁的气息扑面而来时,我的指尖刚触到上川岛老屋那扇红漆剥落的木门——指腹蹭过皴裂的木纹,像触摸到了47年前某个滚烫的夏日。

算起来,从当年背着小布包跟着大人离岸,到如今鬓角染霜再站回这里,竟已隔了整整47个春秋。石墙还是当年粗糙的模样,缝隙里嵌着我小时候抠进去的碎贝壳;窗前的那丛芋叶比记忆里更宽大,墨绿的叶片垂落着,仿佛还在等我钻进去躲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阵雨——当年落在叶底的凉鞋,那浅浅的水渍,好像还洒在墙根的泥土里。

旁人道这屋子荒了:门漆卷成焦脆的碎片,窗棂缠满蛛网,墙皮斑驳,遮不住岁月留下的划痕。可我踏在门槛上的脚,分明还能触到儿时跳格子印记——那是我曾用柴棍划下的歪扭“田”字,连每道纹路的深浅,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少小离家老大回,原来不只是诗句里的轻叹,而是脚踩故土时,心头忽然一沉的真切。当年攥着糖块跑过的檐角,如今已长满

青苔,可推开半掩的木门,风里仿佛还飘着阿娘蒸成鱼的香气,混着我当年打碎瓷碗时,慌慌张张的哭腔。

老屋从不多言,它只是静静地立在这里,把47年的山海潮汐,把我散落在岁月里的童年,全都收进斑驳的石墙里。荒芜不过是时光覆上的一层薄灰,轻轻一吹,那些鲜活滚烫的日子便一一浮现——原来无论走多远,只要脚一踏上这座岛的泥土,我就还是那个攥着贝壳,追着浪花的小孩。

上川岛!我心底最深的眷恋!

## 季风吹笔

## 柳絮闹春风

●沈顺英

沥沥春雨,挥动着温柔的长鞭,轻轻催促着大地万物。几番雨过,河边的杨柳,便一日胜过一日,染上愈发悠然的嫩绿。柳条是摇曳的笔锋,叶芽是清秀的小楷。

在这蓬勃绿意间,柳絮悄然登场,宛如藏在绿纱后的精灵,于不经意间现身,宣告着春天另一番韵致。

瞧,柳树像是被施了魔法,原本光秃的枝条,一夜之间便缀满了毛茸茸的柳絮。它们你挨着我,我挨着你,如亲密无间的伙伴,迫不及待地挣脱柳树的怀抱,去拥抱温暖的春风。

柳絮的模样,活像一条硕大的毛毛虫,刚在春风里苏醒。春风轻拂,柳絮便欢呼雀跃,纷纷扬扬飘向空中。它们或三五成群,在空中追逐嬉戏;或独自飘飘,划出一道道优美弧线。那轻盈的身姿,似在跳一曲优雅芭蕾,又似在书写一首浪漫的诗行。

世人常把柳絮当作柳花,其实柳絮是花谢之后结出的种子。柳絮成熟,轻飘如棉,

随风飞舞。柳树便逐风而生,在土地上落脚,在水岸边扎根。柳絮的飘舞,是一种启示:无论前路如何,都要保持轻盈的姿态,勇敢追逐心中的远方。

漫步街头巷尾,柳絮无处不在。它们如雪花般轻盈飘落,给大地铺上一层薄薄的绒毯。行走其间,仿佛置身梦幻之境。柳絮调皮地钻进衣领、发丝,甚至眼睫毛,人又好气又好笑。孩子们在柳絮中欢快奔跑,笑声在空中回荡。他们伸出小手,试图捉住飞舞的柳絮,却总被它灵巧躲开。偶有孩子抓住一团,便兴奋地欢呼,仿佛握住了整个春天。

池塘边,柳絮更是热闹。它们飘落在水面,像给池塘铺上了一层洁白的浮萍。微风拂过,“浮萍”随水波轻轻荡漾,与水中游鱼相映,构成一幅清丽画卷。有的柳絮落在荷叶上,如同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,在阳光下闪着微光。此时若有蜻蜓停落,画面便更添几分生趣。

记得很清楚,父亲在1984年秋天去南方了。

淌秋水的时候,后套的农村最为忙碌。大人们天不亮就外出劳动,中午不回家,一干一整天,要么割葵花头,要么掰玉米,要么起甜菜,要么刨秸秆。我当时上小学一年级,和还没上学的弟弟在家里玩耍,同时照看刚满一岁的妹妹。具体哪天记不清楚了,只记得忽然有一天,天色非常晚了,父亲和母亲还没有收工回来。我和弟弟肚子很饿,翻箱倒柜也没找到什么吃的,而妹妹“哇哇”哭个不停。那时,我们只以为妹妹在磨人,没想到她其实是饿了。我和弟弟坐在炕上,一个抱,一个拍,摇来晃去,总算把妹妹哄得不哭了,最后我俩也靠着墙睡着了。

醒来的时候,天亮了。母亲煮了一锅面,盛在碗里,唤我们来吃。端起碗来,“呼哧呼哧”地吸溜,吃饱肚子,发现不对劲儿,怎么父亲不来吃饭呢?看我们狐疑,母亲说,出远门了。母亲不识字,父亲究竟去哪儿了,她说不上来。村子很偏僻,位于河套平原与乌兰布和沙漠接壤处,不通电不通电话也不通班车,出村之后再无烟火,仿佛天尽头。村里人都是新中国成立前从甘肃、陕西、山西等地逃荒而来的,自从来了河套,天天耕田种地,哪儿也没去过。常记得有信件邮来,村里人兴奋得像过年的样子,不管是谁家的来信,总是围着一大群人看,好像薄薄的三两页纸里,隐藏着一个新大陆,还有许多未曾听闻的风和雨。三舅那时上初中,他能说出个大概。三舅说,你爸随公社的人到南方考察了,怕淌秋水翻不过地来,让我来帮忙。三舅平时很懒的,姥姥让他干活儿,要么东躲,要么西藏。当三舅赶着骡子,手提犁,一行一行地在滩上翻地时,好多人看了惊叹,说太阳怎么从西边儿出来了?

让三舅发生改变的原因,就是三舅说的那句话。社改乡了,大队改村了,大集体的土地承包给农户了,很多人急切地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。这个时候,父亲当选为我们村的首任村委会主任,当地人习惯叫村长,和习惯把乡政府叫公社一样,叫了好多年,一时改不过来。乡政府要组织各村村委会主任外出考察,父亲犯了愁。首先是愁花钱,没想到母亲坚决支持,说人活了这么大,好不容易有个出去看看的机会,怎么能不去呢?母亲给了父亲200元钱,让他在路上花。这个事儿,我至今感觉蹊跷,母亲在哪里藏这些钱呢?那个时候,最大面额的钱是10元的,乌黑颜色的,如果说哪个人有钱,就说揣着好多“黑脊梁”。我去学校报名,收了4块5毛钱,给了语文数学两种课本,还有15个本子。如果家里特别困难,可以申请减免学费,只收1块5毛钱的课本费。记得一把削铅笔刀是1毛钱,一根铅笔也是1毛钱,一个橡皮是5分钱。我家有两只红头柜,我和弟弟不知翻找多少遍了,也没找到什么钱。不然,也不至于村里来个卖冰棍的,只能眼巴巴看着了。

三舅平时总与母亲争吵,不料在父亲出门这件事儿上,竟和母亲高度一致,也是认为这个门必须出,淌水翻地的事儿,由他负责。

## 二

前后用了40年的时间,总算弄清楚父亲的考察路线。

父亲当时骑自行车赶到乡政府,一行人集合后坐班车到县城峡坝,再转乘班车到临河火车站,坐火车西行。这个时候,肯定是有座位的,我记得很清楚,父亲说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。如果站着,他肯定不会说“坐”了。

第一站到兰州。为什么记忆如此清晰,有两个原因。第一,祖父于民国十八年从甘肃省民勤县逃荒到后套,而兰州是甘肃省会,虽然没能到民勤县,但到了兰州,也算回老家了。第二,更重要,父亲在这里照了一张相,相片里有三个清晰的字:五泉山。于是,除了屋后阴山之外,我的认知里又多了一座山的名字,而且知道这座山在兰州。直到我长大成人,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到兰州,一下火车就迫不及待地打车往中山铁桥跑。因为父亲当时对我说,这座山在一座铁桥旁边。

第二站到西安。能够记得也是因为两件事。第一件,也是一张照片,是父亲一行人在半山的一座亭子前拍的,亭子上写着“捉蒋亭”,说是在西安事变时活捉蒋介石的地方。大约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,学校开了历史课。学校没有历史老师,由数学老师代历史课,让我们先预习,然后提问,这节课的重点是什么?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回答,可是每次的标准答案都是按照我讲的来。自己也感觉奇怪,可能最早的历史功课基础,便来源于此。第二件,是把一个人丢了。父亲说,从捉蒋亭回来,发现另外一位村长不见了。那个时候,没有手机,也没有其他任何联系方式,就算想写信,一帮出门在外的人,谁都不知道该写到哪儿去。寻找了半天,也没找到这个人。没办法,一行人只好回到之前订好的旅馆住下。父亲说,是大通铺,十几人并排躺下,但没有一个睡踏实的,个个都等着那个失散的人归来。第二天天亮,那个人也没回来。再等也不是办法,更重要的是,多等一天要多掏一天的住宿费,于是一行人向火车站走去。到了火车站,聚齐了。原来那个走散的人,怎么也找不到旅馆,想来想去,他们肯定还要回到火车站坐车,于是来到火车站等候。现在想来后怕,幸亏那个时候西安只有一座火车站,不然可怎么办?

第三站,到广州。父亲说,从西安出发,一路往南走,再没找到座位了。大家在傍晚时分上了车,都站着,一直站到广州。之后的行程,为了省住宿费,也是晚上上火车,站到下一个目的地的,利用白天时间参观。在广州的逗留时